

第一冊

(全九冊)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《逸周書》研究文獻輯刊

宋志英 晁岳佩 選編

第一冊

《逸周書》研究文獻輯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逸周書》研究文獻輯刊(全九冊) / 宋志英, 晁岳佩選編.--
北京: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 2015. 8

(先秦典籍研究文獻輯刊)

ISBN 978-7-5013-5635-5

I. ①逸… II. ①宋… ②晁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西周時代
②《逸周書》—研究 IV. ①K224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156045 號

書名 《逸周書》研究文獻輯刊(全九冊)

著者 宋志英 晁岳佩 選編

叢書名 先秦典籍研究文獻輯刊

叢書策劃 宋志英 晁岳佩

責任編輯 林榮

封面設計 程春燕

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)
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)

發行 010-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
66121706(傳真), 66126156(門市部)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→投稿中心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裝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
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開本 850×1168(毫米) 1/32

印張 168.5

書號 ISBN 978-7-5013-5635-5

定價 2900.00 圓



《先秦典籍研究文獻輯刊》編委會

主 編：宋志英 晁岳佩

副主編：吳 平

編 委：鄭曉霞 周保明 李 燕

前 言

《逸周書》七十一篇，其中十一篇有目無書，最後一篇《周書序》，為各篇篇名解題，實有內容五十九篇。其中，若干篇祇有數行，有的地方明顯殘缺有脫誤，難以理解。各篇篇目均作『某某解』，『解』字當是孔晁注此書時所加。《逸周書》的內容，大部分屬於記言文字，少數篇目記事。各篇之間大致按照時間順序排列，但內容相互獨立，文章風格也有明顯差異，整體上屬於文獻彙編性質。各篇均無作者姓名，成書年代不詳。《太子晉》記事至春秋中期，成書當在此之後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：「《周書》七十一篇。周史記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劉向云：『周時誥誓號令也，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。』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。」這是關於《逸周書》的最早著錄，後世學者在此基礎上重點關注四個問題：第一，《逸周書》和《周書》是否同一種書；第二，《逸周書》的內容是否屬於「誥誓號令」，它與《尚書》有無關係；第三，《逸周書》是否周代史書；第四，今本《逸周書》較唐初多出的十五篇來自何處。這些問題至今仍沒有完全解決。

《左傳》《國語》等先秦文獻多有對《周書》或《周志》的徵引，其中有見於今本《尚書》者，也有見於今本《逸周書》者，又有不見於此二書者。據此，先秦時人所謂《周書》或《周志》，未必是編輯定稿的書名，而是對周人之書的泛稱。衆所周知，很多先秦文獻的書名都是劉向、劉歆父子在整理中秘書時所加，如《戰國策》等。《漢志》載《周書》七十一篇，亦當是劉向整理出除《尚書》所載之外的周人文章，取《周書》之名以冠之，而未必與先秦時人所稱的《周書》或《周志》完全相同。至於所謂「周史記」，祇是班固的自注，並不能說

明在劉向之前已有這部《周書》。劉向說「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」，即是認定這是周人之書的遺篇。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始稱《逸周書》，稱「逸」之意不詳。晉郭璞注《爾雅》，唐李善注《文選》，徵引稱《逸周書》。東漢馬融、鄭玄徵引時仍稱《周書》。據此，此書在東漢已有二名，自晉以後定名為《逸周書》。

孔子創辦私學需要教材，從傳世文獻中選用課本也是情理中事，孔子或因此編成了《尚書》。漢人認為孔子刪定的《尚書》共有百篇，而漢代流傳的《今文尚書》祇有二十九篇。劉向說《周書》是「孔子所論百篇之餘」，顯然並不認為它是《尚書》的一部分。西漢時魯恭王拆孔子舊宅，發現了一批用先秦文字寫成的古書，其中包括《尚書》，後世稱《古文尚書》。現代有學者認為，《古文尚書》本有百篇，除《今文尚書》二十九篇外，其餘七十篇就是今本《逸周書》。《逸周書》中的《世俘》與今本《古文尚書》中的《武成》相同，就是證據。此說沒有得到學術界認同。《今文尚書》中有《虞書》《夏書》《商書》《周書》，而《逸周書》中祇有一篇《商誓》記夏商之際事，其餘均為周人周事，若謂《尚書》逸篇，似乎

『逸』的太巧。《古文尚書》是孔安國所傳，但傳世情況一直不清楚，今本《古文尚書》雖然不一定都是偽作，但與孔安國的《尚書傳》究竟有多少關係，還有待地下考古發現的證實。僅憑《世俘》與《武成》的相同，便定論《逸周書》是孔子《尚書》逸篇，似嫌證據不足。《逸周書》既不必是孔子編《尚書》有意不取者，更不必是孔子《尚書》的組成部分，它祇是不同於《尚書》的周人文件彙編。

劉向說《周書》的內容是『周時誥誓號令』，班固認定爲『周史記』，皆以此書爲可信的周代史書。至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以下簡稱《總目》），雖認定《逸周書》『爲三代遺文』，但對其可信性卻產生了懷疑：『所云文王受命稱王，武王、周公私計東伐，俘馘殷遺，暴殄原獸，輦括寶玉，動至億萬，三發下車，懸紂首太白，又用之南郊，皆古人必無之事。陳振孫以爲戰國後人所爲，似非無見。』《總目》所指，主要是《克殷》所載武王伐紂之事。《總目》認定此爲『古人必無之事』，即不可憑信，但沒有說明理由，大概是因爲這些記載與古代儒生心目中的文王、武王、周公之聖明形象不符。按照孟子的說法，商湯滅夏，文、武亡

殷，都是替天行道，誅獨夫民賊以解民倒懸，人民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東征而西怨，西征而東怨。王者之師是不可能殺人盈城、殺人盈野的。凡不符合王者形象的記載，都是不可信的，『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』。《總目》認定《逸周書》不可全信，可能是戰國後人所爲，正是源於這種觀念。現代學者破除了三王盛世的舊觀念，認爲孟子所說不過是對理想王道的一種表述，《逸周書》記載的武王滅殷反映出來的暴力傾向，纔真正符合古代部族英雄的典型形象，故《逸周書》是可信的歷史文獻。這種觀點逐漸成爲主流。當然，也有學者認爲，《逸周書》中一些議論文性質的篇章，明顯帶有戰國時人的觀念和文章風格，有創作痕跡，也不可完全憑信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：『《周書》十卷。《汲冢書》。』始認爲《逸周書》出於汲冢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《崇文總目》《太平御覽》等則直接稱《汲冢周書》。《總目》對此做了較詳考證：

舊本題曰《汲冢周書》。考《隋經籍志》《唐藝文志》，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

年得於魏安僖王家中。則汲冢之說其來已久。然《晉書·武帝紀》及《荀勗傳》《束皙傳》，載汲郡人不準所得《竹書》七十五篇，具有篇名，無所謂《周書》。杜預《春秋集解後序》，載汲冢諸書，亦不列《周書》之目。是《周書》不出汲冢也……知爲漢代相傳之舊。郭璞注《爾雅》，稱《逸周書》。李善《文選注》所引，亦稱《逸周書》。知晉及唐初，舊本尚不題「汲冢」。其相沿稱汲冢者，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，不能辨識，以示劉顯。顯識爲孔子刪書之餘。其時《南史》未出，流傳不審，遂誤合汲冢、竹簡爲一事，而修《隋志》者誤採之耶……《文獻通考》所引《李燾跋》及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，皆以爲漢時本有此書，其後稍隱，賴汲冢竹簡出，乃得復顯。是又心知其非而巧爲調停之說。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，反復考證，確以爲不出汲冢。斯定論矣。

實際上，《逸周書》不出於汲冢，並未因此定論。《晉書·束皙傳》所列汲冢書篇目中，確有《周書》之名，《總目》考之未審。顏師古已說《逸周書》在唐初僅有四十五篇，今

本卻有六十篇，多出部分來自何處，《總目》並未給出合理的解釋。因此，至近世仍有許多學者認為今本《逸周書》就是《汲冢周書》，或者認為其中有一部分來自《汲冢周書》。但學者們的考證，材料基本上都沒有超出《總目》，故也難以真正推翻《總目》的結論。關於《汲冢周書》的記載，主要有晉荀勗《穆天子傳序》、晉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後序》、唐修《晉書·束皙傳》、唐孔穎達《春秋左傳正義》引王隱《晉書·束皙傳》等。這些記載對《竹書紀年》和《穆天子傳》的介紹最多，《周書》之名僅出現一次，且沒有任何介紹。若《周書》有諸多篇章，且保存非常完整，又被認為是孔子刪《書》之餘，各家記載不應隻字不提。據各家記載，汲冢書出土時，多有『燼簡斷札』，且整理者對蝌蚪文字不能盡識，故初次整理已有諸多缺誤難通之處。《穆天子傳》是其中唯一較為完整地流傳至今者，處處留有『燼簡斷札』的痕跡。今本《逸周書》中雖然也有一些脫誤難通之處，與《穆天子傳》相比，可以說整體還算文通字順，許多長篇大論甚至完全没有『燼簡斷札』的痕跡，如果說這是出土竹簡的整理成果，是難以想象的。因此，《逸周書》不出汲冢的結論，應該是正確的。至

於今本較唐初多出十五篇，可能有兩種情況：第一是顏師古所見非當時全本，第二是唐初的四十五篇被後人分割以充七十一篇之數。今本中有若干篇祇有數行，文意明顯不完整，與其他篇章相較不類，當是後人割裂而成，甚至是後人的偽作，至於何時何人所為則無從考察。

《逸周書》中《克殷》《世俘》《作雒》《皇門》等以記事為主的篇章，現代學者普遍認為真實可信，可以與《尚書》相互印證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。有些學者懷疑《逸周書》的可信性，主要是指占《逸周書》絕大部分的記言篇章。其中，記文王、武王、周公言辭者最多，而文字卻與《尚書》的『佶屈聱牙』差別巨大，與春秋戰國間的文字頗有相近之處。但是，《國語》所記各國賢哲的言辭，《左傳》所述先賢聖哲之言，甚至《尚書》所載誥誓號令，是否也有後人加工潤色呢？答案顯然是肯定的。先秦記言為主的文獻，應該都是文人根據已有材料改寫而成的，古樸者成書較早，典雅者成書較晚。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論語》等，都成書於戰國年間，學者們一般並不懷疑其可信性。《逸周書》中即使有一些出自戰國人

之手的篇章，我們又何必一定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呢？《尚書》《國語》《論語》都以記言爲主，《左傳》也記載大量言辭，《語》體文獻或者是周代文化的主要載體。注重記錄前賢的語言表述，實際上是重在吸取前人的智慧。重記言而輕記事，或是周人作文的特徵。從這一點上說，《逸周書》應是周人文章的彙編，反映着周人的觀念。

孔子推崇周公，儒家傳承着周人的禮樂文明，這是學術界公認的。由於《尚書》中的《周書》祇有十九篇，且與春秋戰國間的文風不同，很難確證儒家觀念與周人禮樂文明之間的直接聯繫。《逸周書》正可填補這一空白。《逸周書》所記文王、武王、周公等人之言，與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論語》中體現的觀念是相近或相通的，使用的許多概念是相同的，明確體現着文化上的傳承關係。如果把《逸周書》與《戰國策》及其他諸子文獻進行比較，更可看出概念與觀念的明顯區別。《逸周書》不僅記事部分真實可信，其記言部分對研究思想史、文化史同樣具有很高價值。《逸周書》的地位，應與《尚書》相近或相同。

自劉向整理《逸周書》，已認爲它是孔子編定《尚書》所不取的篇章，在以經學爲正統

的時代，它自然不會受到太多的重視。晉五經博士孔晁爲它做的簡注，成爲清代以前唯一的《逸周書》研究成果。孔注本在唐初存四十五篇，元代以來僅有四十二篇，其他篇章沒有孔晁注文。清代是歷史上文獻整理研究最興盛的時期，研究《逸周書》者也多有名家。盧文弨搜集多種版本及諸家校訂，整理出比較有權威性的《逸周書》校注本。王念孫、洪頤煊等對《逸周書》也做過專門研究。朱右曾的《逸周書集訓校釋》被認爲是集大成之作，代表着清代《逸周書》研究的最高水平。孫詒讓的《周書斠補》和劉師培的《逸周書補釋》，也都各有獨到的貢獻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選擇前人研究《逸周書》的優秀成果，按照版本時間依次排列，收錄了從晉代至民國的《逸周書》研究著作十五種，彙集成本叢書。本叢書的出版對二十世紀末以來逐漸興起的《逸周書》重新研究，無疑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，有關《逸周書》成書年代、性質等問題的討論有望進一步深入，《逸周書》的價值將得到更多層面的發掘並取得公認。

由於年代久遠，先秦典籍多數存在作者、成書年代、版本等問題。由於各地圖書收藏都難以完備，很多優秀的前人研究成果不易找到，更制約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。這套以國家圖書館豐富館藏為後盾選編而成的系列叢書，對先秦文獻研究者可謂功德無量，一定會大力推動先秦文獻研究。研究先秦文獻，其功最巨者當屬清代學者。清代學者最大的特點，是竭澤而漁地收集資料，並對這些資料做辨析考證，以求得出最可信的結論。這套系列叢書所收研究文獻多數屬於清代的優秀研究成果，故其中的各種資料都極為豐富，實際上就是一座先秦資料寶庫，史學、文學、語言、文化等各科學者均可以從中各取所需。先秦研究者備此一套研究文獻系列叢書，開展研究工作，或不需走出斗室。

晁岳佩

二〇一五年五月

總目録

第一册

- 逸周書十卷附録一卷校正補遺一卷 (晉)孔晁注 (清)盧文昭校 一
- 周書王會篇補注一卷 (晉)孔晁注 (宋)王應麟補注 三六九
- 周書解義十卷(卷一—三) (清)潘振注 四四七

第二册

- 周書解義十卷(卷四—十) (清)潘振注 一

逸周書佚文不分卷 (清)姚東升輯 四二三

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(卷首—二) (晉)孔晁注

(清)陳逢衡補注 四二五

第三冊

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(卷三—十二) (晉)孔晁注

(清)陳逢衡補注 一

第四冊

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(卷十三—十八) (晉)孔晁注

(清)陳逢衡補注 一